

藝術界的回教托鉢僧——比利時當代大師蘭德育

文/艾莉·塞格曼 (Elie Saegman)

譯/謝佩霓

藝術反映姿態。繪畫、雕塑都是大師的肢體語言所遺留在素材上的痕跡。作品展現的正是蘭德育生命中的「姿態之歌」。著墨於談論熟練度不過是一種恭維，蘭德育的生命力作，已晉藝術圓融之境，但他仍舊馬不停蹄的繼續探索。他每天嘗試運用不同的媒材，因為他性喜揣摩應用每一種面世的新技巧。紐約國際知名藝術雜誌《達文西》(Leonardo)的編輯，新近專訪以創新方式創作雷射藝術的藝術家時，找上了蘭德育，因為他在因建築發展而失去作用的塵封古典玻璃窗，與仍待尋覓的全息圖(hologram)間，建立起互通的管道。他還設計了一片雷射攝影地板以使測量準確。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為我確信這種純熟度維繫未來行將發生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明日的巨匠勢必須嫻熟的駕馭從電腦顏料盒到氦連續雷射等高科技的媒材或技術。曾經在作品中結合電繞射(electron diffraction)和孔雀尾羽，蘭氏於是將自然和工藝、過去與現在貫連在片刻之間，藝術因此而永恆。這種成果並非出自偶然，也稱不上新穎，但在今天想要達到却困難有加，因為實在是費時耗事。當代藝壇為因應全球消費商業圈之需，對此早就不屑一顧。

法蘭德斯創始派作家(The Flemish Primitives)正因法蘭德斯時期持續經久不衰，才能使耗費時事的藝術創作、研究效果發揚彰顯，達到完美的地步。法蘭德斯畫派除了可能是由揚·梵·艾克發明的油畫技巧外，並無許多造形語言創新，但却為基本繪畫的汰舊換新注入新血的活力泉源。鮮少人認同繪畫的創新，通常是由藝術外領域的發現所引起。義大利原始派(The Italian Primitives)最大的魅力在於使用金箔，吸引觀眾觀看其畫。繪畫猶如當時的電視，靜止不動的聖者形象家喻戶曉的程度，與朱門恩怨(Dallas)影集中的主角不相上下。15世紀雷梵(Levant)地區的稀世珍品啟用藏青色，是偉大的創新。延續而來的是文藝復興時期透視的發現，風靡席捲藝壇，立即將金箔打入冷宮，淪為飾框之用。這並不意味藝術翻新，一定要始於科學，也不是說「新發明」都是改良作品的保證。畢竟，能轉化分析這些新發明只能仰賴大師。

這些確實都是快步調、複雜、混亂的現代社會所欠缺的。活在一個奉承口惠加諸藝術的時代，最重要的課題竟是如何避免困難，「熟練度」雖然令人輕易便

能卓爾出眾，但放眼全球藝術圈成員，似乎遍尋不著技藝超群者。

就我所知，面對藝術，再沒人比蘭德育更苛求自己的了，雖然他闔著眼睛也能作畫。蘭氏對不費吹灰之力便能成就的事物都嗤之以鼻。這不是變態，只是「障礙」，而這是他體系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蘭氏致力於化障礙為選擇，藉以延展本身藝術能力的極限。

這種狀況可以運動員乍然失明或因無法永生而旋轉著的回教托鉢僧頓覺天旋地轉為況。土耳其神秘會社的成員，相信需克服頭暈目眩的障礙才能悟得內在的平衡，得道之後仍需繼續轉下去！這種行徑好比藝術操作，是介於精神與物質、生命與死亡之間的自發行動。

試以神秘教舞者暗喻蘭德育，又顯得不盡合適，畢竟舞者身後不留痕跡。蘭德育的軌跡是介於存在與不存在間凝結的片刻——有如龐貝城或廣島毀滅前最後的瞬間。蘭氏融合昨日、明日創造他今日的作品，過去的成就是他遠眺未來的平台，但他泰然面對甚至自我質疑檢討過去的成就。甚至發現，當代藝術不再以過去為跳板，擁有足夠的衝力自此岸橫過河流到達彼岸。再也沒人指責反對自始至終都在飄浮游移、莫衷一是的藝術家了。

在現存的少數大師中，蘭德育獨自在高處不勝寒地舞著。他過去十年來精進所達的成就所向披靡。蘭基著述（Languibook）昭示其部份創作已臻完美，每一種技巧皆已發揮至極限，下一步能做的只有混合技巧——仿達文西所為，雖然悲哀的是當時他對媒材的認知不如現在。毋須贅述蘭德育的多才多藝，其作品絕非「二者任一」（either/or），而是「全都是」（...never “either/or”, always “everything”），既是油畫、銅雕、粉彩、陶塑、編排、設計、歌劇或芭蕾舞的佈景，也是其友普利苟吉涅（Prigogine）著作的封面、雷射唱盤封套、海報……而在上述範疇中，蘭氏不僅皆曾躬身參與，並且成就非凡。

「藝術是特殊行業，藝術家必須為人也為己而為」

瓦雷利（Paul Valéry）如是寫道。他自問人要如何才能悅人悅己。禪師會三緘其口以為解答，而托鉢苦行僧則繼續旋轉下去。

蘭德育開始踏上藝術之路時，不過是個法蘭德斯平原上家住垃圾場邊的孩子。這孩子用垃圾場找著的廢棄物創造令人讚不絕口的構成物。他在新鋪就的柏油路上畫了碩大無朋的粉筆畫，引來街坊鄰居駐足圍觀。早在拉維爾（RAVEL）之前用淹水土洞中的土捏塑鴨子，曬乾、上色後放在板子上，和真鴨一起在湖中載浮載沉，和真偽難辨。自此而後，遊戲中便不斷遺下痕跡。令人稱頌有加的是：

馬路上的粉筆畫在他如今的粉彩畫中仍有跡可循，塑鴨的泥土猶留於陶塑之內，現成物用於雕塑及珠寶之上，解構了的垃圾堆在畫作中依稀可辨。他似乎已依大師之命，以托鉢僧之狂喜、貌似靜止的飛行推進器之力量，不停舞動旋轉了整整六十年。藝術是遊戲，但和布魯格爾（Bruegel）一般，蘭德育深知人生在世須與便逝，吾人祇能在心中與死亡共舞。這也是諸如此類的藝術家深得吾心之因。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